



# 巴金小说

## 还魂草

有一天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细叶衬托着黄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然昂着头，仿佛还在呼吸新鲜的田野空气。感谢这两个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带到我的房里来了。我一把接过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来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闻，我默默地闻了许久，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的全身，我觉得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好像被一种力量在摇撼着似的。

浙江文艺出版社





# 还魂草

巴金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魂草/巴金著;劳讲选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4  
(名典书坊)

ISBN 978-7-5339-2465-2

I. 还... II. ①巴...②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 034833 号

丛书策划 邹 亮  
李庆西  
责任编辑 俞玲芝  
装帧设计 张妙夫  
责任校对 杨爱英

## 还魂草

——巴金小说

巴金 著 劳讲 选编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http://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55 千字

插页 2

印张 17.5

印数 00001-10000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465-2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编辑缘起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实谓华夏智慧面对现代语境破局之谋，无论就话语内涵还是文体形式来说，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激烈的转身。有此剧变，而有一代风流，数辈绝妙文章。告别旧时“言志”与“载道”，新文学义无反顾踏入开启民智的“立人”之途，那个充满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冀的时刻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一页。而今回头细看先驱者的文本，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羁。惟因如此，在当下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文学愈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和审美记忆。

“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现代作品文库。其间幸赖学界人士悉心襄助，钱理群、王得后、吴福辉、凌宇、陈平原、陈子善、沈绍镛、蓝棣之、吴方、傅光明诸位费力尤多。今届重理“名典书坊”，乃有二十年之经验与资源积累，旨在发扬蹈厉，补苴整合，更新致善，为今时读书人提供一套更具普适性的经典读本。

本社编辑同人瘁心戮力之际，但想读者开卷有益，不胜欣慰。



## 目 录

|              |     |
|--------------|-----|
| 复仇 .....     | 1   |
| 哑了的三角琴 ..... | 9   |
| 狗 .....      | 17  |
| 苏堤 .....     | 24  |
| 月夜 .....     | 32  |
| 将军 .....     | 39  |
| 沉落 .....     | 48  |
| 化雪的日子 .....  | 59  |
| 鬼 .....      | 72  |
| 窗下 .....     | 92  |
| 还魂草 .....    | 104 |
| 猪与鸡 .....    | 149 |
| 憩园 .....     | 161 |
| 后记 .....     | 274 |



## 复 仇

### —

这年夏天老友比约席邀请我到他的别墅去度夏。

我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几个客人。一个是医生勒沙洛斯,一个是新闻记者福拉孟;还有一位比叶·莫东,是一个中学教员,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汉。

比约席的别墅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乡村。一条河流把全村围抱在里面。岸边有一带桦树林,点缀着许多家房屋,有的是中世纪式的古建筑物,有的又是现代的样式。绿的、黄的、红的、灰的、各种颜色的屋顶在夏天的太阳下面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有时候它们映在水里的倒影也似乎有了奇妙的颜色。水永远不停地缓缓流着,不论是昼和夜。有几夜,我因为读书,睡得迟。那时候似乎全村的人都睡着了,我很清晰地听见了流水的喁喁私语。可是在平日,这种声音是听不见的。我想,在起风暴的时候,水上一定会奏出美妙的音乐。可惜我住在那里的两个月中间,并不曾有过暴风雨。

这里的礼拜堂大概很古老了,这是从褪了色的墙壁和钟楼的形状上看出来的。我不曾去过教堂。不过礼拜日早晨开始做弥撒时的钟声,我无一次不听见。严肃的、悲哀的声音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又慢慢地落进水里,好像被碰碎了似的,分散在水面;这以后它不

再是严肃、悲哀的钟声，而成了低声的、微细的乐曲。这乐曲刚刚要在我的耳边消去时，悲哀的钟声又追了上来，把它完全赶走了。但是这个声音自己又撞在水面，变成了同样微细的乐曲。这样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可是我的几个朋友的趣味却跟我的趣味并不完全相同。医生和新闻记者爱打猎，比约席喜欢划船，莫东先生似乎没有什么嗜好。但是他爱写诗。他的诗，我并不喜欢，就像我不喜欢他本人一样。他的身体庞大、肥胖，有一个屠户所特有的大肚皮。两只脚又是长短不齐，走起路来一颠一跛，虽然用一根手杖撑住，也不能使他的屁股不向上耸。我当时有一种偏见，这样的人决不会写出好诗。

在这里我们的日常生活除了读书、打猎、划船、游泳、游山、散步之外，还有一件不能不提起的大事：闲谈。差不多每天傍晚，用过晚饭以后，我们都留在座位上，一面喝咖啡，一面的谈论各种题目，来消磨这个夏天的夜晚。

傍晚时分空气很凉爽。我们的餐桌放在院子里，眼前是一片草地。晚风轻轻地吹起来。黄昏的香气包围着我们。白日的光线在黄昏中慢慢地飞去，让星子在黑暗中放出它们的光芒。在友谊的讨论中，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幸福地过去了。

有一次我们不知道怎样谈到幸福上面来。对于平时职务繁忙的我，这样的生活就是很幸福的了。我当然表示出我的这种意见。新闻记者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莫东先生却发出了奇怪的议论，他引了英国诗人布朗宁的话，说人生的至上善就在于跟少女一吻<sup>①</sup>。诗人并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我们单看他说话时的那种梦幻的样子，就可以知道他这时候真正在梦想着少女的嘴唇。这使我们忍不住笑起来。

“人生的最大幸福就是看见正义胜利的时候，”比约席说，他是学法律的人，说这种话也不无理由。

后来轮到医生发表他的意见了。做医生的人总是以救人为幸福的，我这样想。

“复仇——”医生慢腾腾地说出这两个字。

---

<sup>①</sup> 见英国诗人罗勃特·布朗宁(R.Browning, 1812-1889)老年写的一首诗《至上善》(Summum Bonum)。



“复仇？”我们都惊叫起来。

“是，我说最大的幸福是复仇，”他镇静地说。但是他又闭了口，好像静静地等候着我们的反驳。

我们都不发言，只是默默地带了疑问的眼光望着他。他似乎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解释他的意见。他的声音很镇定，但是里面仍旧有一点痛苦的味道，这说明他所说的话曾经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

## 二

复仇——不错，复仇是最大的幸福，我是这样相信的。

在两年以前，我到过意大利，在某小城的旅馆里我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我。过了一会儿房东跑来敲我的房门。我开了房门，看见她的惊惶的面孔。她惊急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告诉我下一层的房间里有一个房客自杀了。

我连忙提起皮包跟着她下去，到了那个房间。可是已经迟了。

地上躺着一个瘦弱的青年。他的胸膛露了出来，偏左一点有一大团血迹，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喉咙不住地响。我俯下去听了他的脉，知道已经无望了。死已经来了。我刚刚站起来，他忽然睁开了两只血红的眼睛，口里说了一句：“我是福尔恭席太因，”喉咙里再吼了几下，便死了。

这个人，我见过几面。我们虽然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但是在楼梯上遇见时，连“日安”、“晚安”也不曾说过一声。他的相貌非常阴郁，好像从来不曾有过笑容。我虽然常常想招呼他，但终于对他生不出感情。一直到这个夜晚我才知道他是福尔恭席太因。

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姓，你们总该记得罢。他是曾经轰动全巴黎的鲁登堡将军暗杀案的凶手。他杀了鲁登堡以后就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谁也不知道他的踪迹。难道他真是在这里吗？那么他为什么自杀呢？

我从房东那里知道他是一个名叫约翰·伦斯塔特的德国人。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在一个铁厂里作工。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家属。他并没有什么嗜好，房里弄得很整洁，房钱到期即付，从不拖欠，倒是一个很好的房客。



名  
典  
书  
坊

我听了房东的话，便不敢相信这个自杀的青年就是刺杀鲁登堡的凶手。我想他也许是另外的一个福尔恭席太因罢。但是这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他的衣袋里露出了一个纸角，我便把它抽出来。原来是一束文件。我只瞥见“福尔恭席太因的自白”几个字，便把它塞在寝衣的袋子里，房东似乎不曾注意到。

警察也来了，我除了回答一些照例的问话以外便没有什么事情。警察们忙着处置尸体。我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来。

夜已深，四周非常静。圆月挂在蓝天里，它的清冷的光芒从开着的窗户射进来，但是在屋内的电灯光下消失了。蓝天的意大利整个地睡去了，我这个异邦人却怀着激动的心情读那个全欧洲的人所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秘密。

福尔恭席太因的遗书很长，而且我现在也记不完全了，我只把大意告诉你们。他的自白大约是这样的。在下面的叙述中我自己可能加了一些话，但是大意总不会错，我现在仍旧用他的口气讲出来：

“我现在要把我的生命结束了。我想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把它毁掉。不过我害怕以后会有人怜悯我，说我没有勇气生活，才去走死路，所以在临死前我决定写下我的自白来。

“福尔恭席太因这个姓一年前曾经轰动过全欧洲，被各国报纸称为‘最可怕的凶手’，被法国警察追缉，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要无名地死在这里了。

“有些人也许会说我的死是在忏悔我的罪恶。其实我对于杀死鲁登堡的事，并不后悔。我所杀过的人除了鲁登堡还有一个叫做希米特的军曹。我一点也不悔恨。我以为我杀他们是正当的。

“三年前，我还在家乡。那时我刚同我的吕贝加结婚不几月。我们开设了一家杂货店，两人过活得也还幸福。

“然而在这个城里发生了所谓反犹运动，成立了专门的团体，由反动的军官指挥，先用各种宣传煽起种族的仇恨，然后发动大规模的烧杀抢劫。

“有一天我因事出去了，留下吕贝加在店里。我回来时远远地看见一个军官匆忙地从我的店里出来。他走过我的身边，轻蔑地望了我一眼，便向前走了。他的脸上有抓破的地方，军服也很凌乱。我



忽然不自觉地感到灾祸的到来,便加速了脚步,跑进店里。我推开门,看不见吕贝加。我狂叫她,也听不见回声。我跑上了楼。

“天呀!她赤裸裸地躺在地上,满身都是血。我狂热地吻她的脸。她的脸,她的小手,都冷了。她的眼睛深闭着,并不睁开来看我最后一眼。我哭,我痛哭了好久。

“我忽然有了一个思想。我认得那个军官是希米特军曹。我马上跑了出去,到了司令部,要求见鲁登堡将军。鲁登堡将军接见了。他听了我的请愿以后,并不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就叫两个兵士把我带出去了。

“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等我回到店里时,什么都没有了。我的东西被他们毁得精光。

“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没有产业,连我所爱的妻子的遗体也没有了。这茫茫的世界中我还有什么去处?生活里没有一点可以留恋的东西。在我前面横着一条死路。我真想像许多失望的人那样,到那里去寻找安慰!

“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的脑子。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了。我还是要活下去的。在这个世界中我虽然没有一个亲人,但是我却有仇人呢!我要为复仇而生活。烈火烧着我的心,我以最大的决心宣誓要对希米特和鲁登堡两人复仇。我决不放过那两个刽子手。

“我虽然失去了我的吕贝加,但是我的复仇心也够使我生活下去了。忍耐也许是痛苦的事,但是一想到复仇,我就有力量了。我必须忍受一切以达到我的目的。

“我怀着这样的决心,离开了这个成了废墟的家。我并没有什么遗憾,在我什么都死去了。只有一个东西占据了我的整个思想:复仇。

“经过了短期的飘泊的生活,我居然弄到一个德国人的护照在这个城里做了马车夫。我过着极其刻苦的生活,一面锻炼我的身体,以便进行那个伟大的工作。

“天幸机会终于来了。在一个大风雨之夜,我把车停在一家大咖啡店门前,自己坐在上面打盹。已经很迟了,忽然一个粗暴的声音叫醒了我。我看见一个喝醉了的军官站在我的面前。我打了一个冷噤。在这微弱的马车的灯光下,我认得这是我的仇人希米特。仇

人的面容我一看就认出来了。

“我让他上了车，并不拉向营里，却把车赶向河边去。我的心里充满快乐，一路上正在打算怎样向他复仇。

“到了河边，雨势已经小了。我停了车，走下车来给他开了车门，说：‘到了，请下来罢。’他一摇一摆地走了出来，看见了河水，吃惊地问：‘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手已经拉住了他的领口，我狂暴地叫起来：‘你这狗，可认得我？’——‘你？’他思索了一下，忽然眼里现出恐怖的表情叫道：‘你？——福尔恭席太因？’他似乎吓着了，身子也站不稳。但是我紧握着他的领口，一手扯开他的外衣，又从我的怀里摸出一把匕首来，在他的脸上晃了一下。

“‘放了我，饶了我罢，看在上帝的面上！’他一点男子气也没有，竟然向我跪下了。但是我的妻子的血使我忘记了一切。‘狗，现在我要拿你的血来洗我妻子的血了。’我说着就对准他的胸膛把匕首刺了进去。他哀叫了一声。在车灯的微光下我看见他的痛苦的挣扎和脸上那种难看的表情，我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幸福。雨点打湿了我的身体。但是我的心还很热。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舐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只觉得热。我藏了匕首，把那个垂死的身體拖到岸边，抛进河里去了。

“雨势又大起来，在漆黑的天空中，看不见什么，他的身体马上就被浪花吞去了，一点踪迹也不留，一声呻吟也没有。河岸上跟先前完全一样。这好像是梦，可是我的身子很热，唇边还有血的气味。

“我赶车离了河岸，一路上我唱着歌，心里非常快乐，觉得我是世间最幸福的人。我的仇人已经在我的手里死掉一个了。

“希米特失踪了，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我把他杀死的。不过我不久也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因为鲁登堡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三年来我到处跟着他。他到哪里，我也要到哪里。自然在他旅行是容易的；在我却很困难，往往因为筹旅费的缘故耽误了时间，等我赶到那个地方，他已经走了。我跟他到过来比锡，到过汉堡，到过柏林，到过维也纳，最后到了巴黎。三年来我历尽千辛万苦，做过种种的工作，每天只吃白面包，喝清水，但是我从没有一天失掉过健康和勇气。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我，——复仇。一想到



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而且是我的仇人的鲁登堡的死，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为了这个未来的幸福，我就忘记了一切的痛苦和琐碎事情。

“到了巴黎以后，我买了一支手枪，到处探访他的踪迹。后来从一个犹太朋友那里知道他常常到日光咖啡店去。

“我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支装好子弹的手枪吻许久。有一天我果然找着他了。他一个人坐在咖啡店里。

“我闯了进去，对他叫道：‘现在福尔恭席太因找着你了。’我连续发了三枪，我亲眼看见三颗子弹都打进了他的身体。他只是呻吟着。我却在一阵混乱中逃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

“没有人捉住我，我到过比利时，到过瑞士，才到了意大利。我的姓名响遍了全个欧洲，可是我自己却依旧困苦地、无名地而且像一只狗那样被人追踪地活着。……

“我的精力渐渐地消失了。从前因为有仇人在，有复仇的事待做，所以我能够历千辛万苦而活着。现在呢，生活没有了目标，复仇的幸福已经过去。我没有家，没有亲友；在前面横着不可知的困苦的将来。工厂里的繁重的工作和奴隶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我一个人不能够改变这一切。我决定把我的生活结束，因为我一生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幸福了。”

### 三

医生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把桌上的一杯咖啡端起来喝完了，又惋惜地接下去说：

“福尔恭席太因的遗书大概就这样完结了。我很对不起他，不曾把他的遗书发表，因为他的话虽是真实的，我虽然也像他那样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互相仇杀的事在我看来终于是可怕的。难道除了复仇以外，我们便找不到别的道路吗？……譬如宽恕，不更好吗？……”

“我倒劝你把他的遗书交给我发表，这样就可以把鲁登堡事件的悬案解决了。你把福尔恭席太因的秘密永远藏在你的心里，又有什么好处？”新闻记者热心地说。

医生在沉思，还没有答话，比约席开口了。他严肃地、决断地

说：“在现在，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外，还没有别的路。”

路，我想是有的，不过他们不想走罢了。至于路是什么呢？在我也只有含糊的概念。

奇怪的是医生既然相信复仇是最大的幸福，却又说起宽恕来。这不是很矛盾的吗？

我们都在思索，大家不再开口。我默默地抬起头，望着繁星在深蓝的天空中飞舞。

（原载1930年9月1日《中学生》第8号，收入  
《巴金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哑了的三角琴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

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



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监狱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监狱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监狱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监狱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监狱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



名典书坊

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监狱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监狱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